

德州田氏：一个女人撑起的家族



山东大学山东省齐鲁文化研究院 齐鲁晚报联合报道

德州田氏，一个三百年前起于乡间的文化世家，因科举兴，又很快因为族人不崇尚科举而衰落。做官不是这个家族的唯一追求，他们崇尚非功利性的读书，并教化四方，泽被乡梓，从而支撑了数百年的家族清誉。

潜心诗文，德州田氏在科举上乏善可陈，回看这个家族的辉煌过往，似乎家风与母教才是真正的内驱力。在其家族史上，就有一位女性的地位尤其特殊，尽管家谱上连名字也没有留下，只是以“张氏”称之，但正是她，以自己的智慧与决绝，只身拼挡，挽救家族于衰亡边缘，才迎来德州田氏的鼎盛。



▲昔日田家住处，已被高楼覆盖。

▼德州田雯纪念馆。

文/片 本报深度记者 刘志浩
本报《今日德州》记者 李蓉

一条不成文的家规

看得出，这是一个相当重视教育的家庭。

4月23日中午，当本报记者见到79岁的德州田氏后人田志恕老人时，他正一笔一划地用毛笔抄写家谱——自从以高级工程师身份从德州一家机械厂退休后，老人便把更多时间放在族谱的研究上，他认为通过这种方式，更有利于“家族一些良好的家风传承下去”。

事实上，即便不抄写这些，历史上流传下来的重视文化和教育的习惯也在田家得到了传承——老人的父亲精通医术，两个儿子都是大学毕业并同样做到高级工程师。

不管从事什么职业都要接受基础的教育，这似乎是田家一条不成文的家规，道理显而易见，有了基本的知识储备，将来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都会受益。

老人自己便受益于从小严格的基础教育，现在除了技术工作外，他兴趣广泛，吹拉弹唱，写字画画，养花草，下厨房，无所不能。这个家的墙壁上还张贴着老人的不少作品——显然，老人对于自己晚年的生活颇为知足。

田志恕的儿子田西娄，因受到“文革”期间只允许推荐贫下中农上大学的政策影响，在改革开放后才通过学习获得夜大的文凭，即便如此，与父亲一样，他现在是一家工厂的高级工程师。

田西娄的儿子已大学毕业，应聘到一家电子工厂工作。田西娄说，他对于现在的状态感到“很知足”。

“祖上对于教育的重视从来没有断过。”田西娄说着，打开放在桌子上的笔记本电脑，里面是已被处理成图片格式的“田氏族谱”。

族谱的作者便是本家族史上名气最大的田雯，清朝初年便官居二品的他，确立了田家在整个德州的地位，其为人、为文、为官更是被后世景仰，尤其他撰写的包含了田氏家风的家谱，代代流传。

毫无疑问，作为德州田氏鼎盛时期的代表，田雯至今仍然让后代感到骄傲。

“田雯很重要，但如果没有张氏太夫人（下称张氏），可能就没有田氏家族的辉煌，也就不可能有田雯的成就。”谈起家谱中只写着“张氏”两字的那位先人，田志恕语气中充满崇敬。

“没名字”的女人

张氏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？

其实不止田志恕，几乎每一个本报记者见到的对德州田氏家族有所了解的人，提及张氏都会给予极高评价，认为她对家族的贡献不亚于作为家族代表的田雯。

“如果没有那个女人，可能就不会有后来声震整个德州城的大家望族田氏。”一位田氏家族研究者说。

事实上，在田氏家族命运横遭雷霆骤雨之际，正是张氏这个孤身女子从后院“闺中”挺身而出，面对人情冷暖、世态炎凉，她含辛茹苦、咬牙硬扛，最终换得家族中兴。但在田氏族谱上，当时几乎一力支撑、延续整个家族命运的她，在姓名处却只留下了“张氏”二字——只是让人知道那是位姓张的女子，除此之外，其身份几乎无从查起。

在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的时代大背景下，当时这样记载并无不妥。4月22日，谈及张氏在家谱中的“遭遇”，研究田氏家族多年的德州学院文学院教授黄金元表示，“一般家谱都会这样做。”

但是，没有名字并不意味着家族对她的遗忘，在这个历史上出过六位进士的当地望族中，与张氏相关联的便有三位，即丈夫田绪宗、两个儿子田雯及田需。

4月23日中午，在追述家族历史时，说到祖上这位“铁娘子”，田志恕老人连用了几个“了不起”，因为对于后代而言，“她不仅是一位了不起的好母亲，更是一位了不起的好老师。”

这话并非田志恕老人杜撰，而是出自张氏之子田雯之口，其原话为：“名虽列于慈母，谊实比于严师。”

在漫长的封建时代，类似的励志故事并不多见，但这次，德州田氏有幸遇到的这位女子，绝不亚于前述人母。在这个家族的紧要历史关头，她起到了堪称“定海神针”的巨大作用。

当然，看似辉煌的背后，必然有着常人难以承受的惨痛经历。

白天应诉，晚上督学

从结果来看，如果德州田氏家族名气再大些，这必将成为一段流传更为广泛的佳话。而从内容来看，即便放在今天，

田家这位“张氏太夫人”的经历，仍不失为一篇极好的励志故事，尽管它是以悲剧开头。

39岁（公元1653年）那年，已经嫁入田家22年的张氏，突遭人生三大不幸之一——中年丧夫：她的丈夫，同时肩负德州田氏家族中兴使命的田绪宗，刚刚考上进士，自山东德州赴浙江丽水任上不足半年，便因急病卒于异地。原本经几代人苦心孤诣、埋头苦读，终至功名加身，被众人视为即将实现家族中兴的田家，顿时笼罩在了一片阴霾中。

张氏挺身而出，这位原本长居“幕后”的女子，竟很快凭一己之力，硬生生扛住了摇摇欲坠的田氏一族，并演绎了一出绝不逊色于家族男儿的壮剧。

根据记载，丈夫死后，留给张氏用来悲伤的时间并不多，因为麻烦很快就到了：不怀好意的继任者，以为田绪宗突然离世，钱款往来账目必然不清，遂以此为由，向这几个孤儿寡母发难，诬称账目有问题，并让田家人负责。

即便放在现代，作为一个家庭顶梁柱的男主人突然离去，给家庭带来的冲击之大也可想而知，而此时外人的突然发难，不啻雪上加霜。

但张氏却早有准备：一到丽水，她就先将县衙的账簿和来往文书搬入丈夫房内，与儿子一起，强忍悲痛将丈夫遗留的账目整理清楚，如此很快让继任者无话可说。

打击接踵而至，回到家中后，原先借给田绪宗钱财，以为他做官后可以获利的亲友，纷纷反目，上门逼债。用田氏后人的话来说，当时的张氏，白天要应对各种讼扰，晚上还要督促儿子苦读，而失去收入来源的田家，只能靠张氏纺织织布艰难维持生计。

当时从这个孤儿寡母之家，人们常常听到三种声音：读书声、纺织声和抱头痛哭声，“那种艰难，一般人根本想象不到。”田志恕老人若有所思地说。

但张氏却咬牙坚持了下来。最终，苦苦支撑六年后，这个家庭迎来转机：张氏长子田雯中举，随后小儿子田需同样考取了功名——自明永乐年间，田氏始祖田颢携弟田畴，自河北枣强县迁居德州约250年后，家族终于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全面鼎盛。

亦母亦师

张氏坚持的根源，很大程度上在于，她并非封建时代普通的妇女，而是接受过系统教育的知识女性，换言之，她懂得知识的重要性。

其实不止张氏，德州当地学者张明福曾统计过，明清时期德州曾出过包括张氏在内的七位女性诗人，在那样一个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的时代，她们冲破藩篱，为德州区域的文化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根据张明福的研究，后来嫁到田家的张氏，本身就出自一个书香门第——父亲张祯饱学多识，长于经史，母亲也是位文化素养极高的大家闺秀，张氏从小就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的熏陶。《清史稿》中提到张氏“通《诗》、《春秋传》，能文”。她的长子田雯说她“善读书，年七十余，手不释卷。精通经史，以及佛氏诸子，无不探索其要旨，明晰其疑义。每发表议论，全合乎古圣贤之道，并能多所阐明”。

嫁给田绪宗后，张氏在文化方面的优势逐渐显现：丈夫在吴桥开办私塾期间的许多案头工作多由她完成，甚至她能

在丈夫外出时给学生上课——可谓“上得了厅堂，下得了厨房，教得了学堂”。

正是在张氏的支持下，田绪宗得以在人到中年的时候仍然高中进士，并随后实现了家族多年来的愿望——从政为官，光宗耀祖。

虽然田绪宗由于急病猝然离世，但张氏的存在让这个家庭未遭毁灭性打击，同时她也深知，在一个崇尚“万般皆下品，惟有读书高”的年代，只有读书考功名，才能实现家族的翻身。

于是，就出现了儿子田雯眼中张氏“亦母亦师”的印象。但对于张氏而言，信念固然重要，但现实却又无比残酷，为了给儿子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，她默默承受着各种压力——经济上的困顿，豪强大户的欺辱，让这个受过教育、深明大义的女子也禁不住在夜深人静时黯然垂泪。

但是，秋夜婉转悠长的蟋蟀叫声和儿子的读书声，在她听来都是一样的美妙动听，因为一种叫做“希望”的东西，已经在里面悄悄生根发芽……

“如果要给张氏一个定位，用‘继往开来’再合适不过。”对田氏家族有着深入研究的德州学院黄金元教授认为，一方面张氏继承了田氏前代重视诗书教育的优良传统，另一方面，她又通过自己的方式，在逆境中强化了这种传统并传承给子孙后代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田家家风的延续，张氏功不可没。

经历艰辛容易知足

这位太夫人带给后代的另一个启示，是要懂得知足。

事实也确实如此，在这个以文学及诗歌著称的大家族中，并非人人走的都是“科举取士”的道路，到了田氏第九代，便出现了第一个武庠生（即秀才）——田至，田氏家族由单纯的崇文开启了尚武的先河。田氏第十二世的田祐和田兆春，在医学方面颇有建树，成为当地的名医。史载，嘉庆元年（1796），德州一带因染痘疹而夭亡的小孩儿很多，但凡请田祐医治的孩子均得到康复，同时田祐遇到贫苦人家还无偿赠送药品，人们都称赞他为神医扁鹊再世。

早年的艰辛，特别是包括田绪宗在内的几代人的仕途不顺，以及张氏夫人在逆境中的艰难自持，让包括田雯及以后的族人深知，仕途艰辛，并非成功唯一途径，人生在世，要学会知足。

在这点上张氏同样堪称表率：子孙曾打算回家给她过七十大寿，但被张氏一口拒绝，原因在于她认为，自己并未给乡里带去什么好处，而一旦过寿，乡邻碍于作为官员的儿子的面子，势必携礼登门，给人造成麻烦，于是过寿一事最终作罢。

到了第十三世田泽普，则擅长经商，曾在避雪店开设油粮杂货店铺，由于经营得当且乐于对困境中人施以援手，往来商旅往往慕名崇义而来，以至逐渐兴隆，北至连窝桑园各镇，又与吴桥张春圃合股贸易，从此财源日盛，家道日隆。遇到戚族中有贫困的，无不周济助人，并以此为信条。

事实上，知识与知足，似乎成为这个大家族的标签。

“只要是田家人，就会重视教育，有了知识，才会懂得知足。”4月23日，在中午柔和的阳光里，田氏后人田志恕将一管毛笔轻轻蘸了蘸墨汁，继续在宣纸上续写着家谱。

